

〔法〕蒙 田 / 著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蒙田谈才能与命运

ABILITY AND DESTI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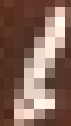
自责有人信，自吹决无人听。

——蒙 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名著丛书

中国思想史名著丛书
CHINA'S GREAT IDEAS



蒙田谈才能与命运

ABILITY AND DESTINY



【法】蒙田著 程树德译

——卷一——

商务印书馆出版

〔法〕蒙 田 / 著

王子予 / 编译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蒙田谈才能与命运

ABILITY AND DESTINY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向阳, 刘晓建编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6-9

I. 世… II. ①向…②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705 号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书 名: 蒙田谈才能与命运

主 编: 向 阳 刘晓建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431—5640624)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786-9/G·192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266 千字

印 张: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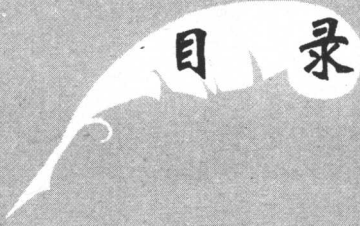
定 价: 750.40 元

本 册: 26.80 元

出版说明

21 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新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泱泱大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复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要出一套世界大师的学术名著思想丛书。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中国，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大多有单行本，各家出版的目的也不同，亦各有自己的系统，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如今我们本着学术名著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的原则，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编译，对原著的序跋予以删除，统一体例。相信读者朋友们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们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对于丛书有欠水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1. 谈后悔	(1)
2. 谈交往	(11)
3. 论许愿	(19)
4. 克服狂热	(29)
5. 荣誉的特性	(37)
6. 关于命运	(40)
7. 节制问题	(44)
8. 关于判断力	(49)
9. 谈注意力	(51)
10. 世俗的意义	(61)
11. 哲理与学习	(66)
12. 人的意识	(75)
13. 无用的技巧	(91)
14. 神圣的祈祷	(94)
15. 着装与习惯	(102)
16. 有趣的姓名	(105)
17. 追求荣誉	(109)
18. 话说命运	(119)
19. 人的记忆力	(127)
20. 人的价值观	(139)
21. 谎言的恶果	(147)
22. 恐惧的魔力	(152)



1. 谈后悔

有些作家喜欢教训别人,我却爱描述人,而且专门描绘他们中的某一个:这人教育得很不成功,如果我能重新塑造他,一定把他培养成另一个样子。我描绘的人虽说变化无穷,一人千面,却真实无误。地球不过是一个秋千,世上万物都在不停地摇荡。大地、高加索的山岩、埃及的金字塔也不例外。万物不仅因整个地球的摇荡而摇荡,而且各自本身也在摇荡。所谓恒定不过是一种较为缓慢无力的晃动而已。我把握不住我描绘的对象。他浑浑沌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同一个永不清醒的醉汉。我只能抓住此时此地我所关注的他。我不描绘他的整个一生,只描绘他的转变:不是从一个年龄段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者如常言所说,从这个七年到下个七年——的转变,而是从这一天到下一天,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变化。必须把我描述的事与时间结合起来,因为我可能很快就变,不仅境遇在变,而且意图也在变。这里记录了各色各样,变化多端的事件,以及种种游移不定乃至互相矛盾的思想;或因为我已成了另一个我,或因为我通过另一种环境,用另一种眼光捕捉我描绘的客体。我可能会反驳自己,正如德马德斯所说,我绝不违背事实。如若我的思想能





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而是总结自己了,但我的思想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

我呈献出来的是普通的一生。道德哲学既适用于丰富辉煌的生活,也适用于平常家居的生活,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

作家们常常向公众展示自己特有的奇异之处,我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自我形象的人;我作为米歇尔·蒙田,而不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诗人或法学家与他们交流。如果世人抱怨我过多地谈论自己,我则要抱怨他们不会思考自己。

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并非想借此在公众中扬名,也并非要以我的相当柔弱的气质,在这个极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世界上,制造一种朴素天然、不加文饰的效果。在人们心目中,构建一部作品而不讲求手法和技巧,不是无异于造一堵高墙而不用石头或诸如此类的材料吗?音乐作品的构思要靠技巧的引导,我的作品的构思却是兴之所至。在文学领域内,至少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对自己描写的客体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其次,从未有一个作家对其写作题材钻研得如此深入,对题材的各部分剖析得如此细致;也没有人能比我更准确、更完全地达到作者为自己的作品定下的目标。为了使作品臻于完善,我只需赋予它忠实;而它的确是忠实的,忠实得真诚而纯粹。书中都是真话,虽然并不是我想说的一切,却是我敢说的一切;而我年事愈高,敢说的也愈多了,因为,按风俗习惯,人到老年就可以更自由地说长道短,更无顾忌地谈论自己了。这里不会发生我常看见发生的事,即作者与其作品互相矛盾:一个谈吐如此高雅的人何以写出这等愚蠢的文章?如此博大精深的文章难道出自一个言谈如此贫乏者之手?其言谈如此平庸,而其文字却如此超凡脱俗,这才华是从哪里借来的?





我的书和我本人吻合，风格一致。对别人，人们可能撇开作者而推崇或指责他的作品，对我却不可能：读我的书就是读我本人。如评价我的书而不了解其作者，则他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大；谁理解了我的书，也便使我本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公众承认，我让聪明人感到我善于利用知识——如果我有知识的话，并承认我应该得到记忆力更多的帮助，那么，我的欣喜便超过我的成绩了。

我常说我很少后悔，我的良心对自己颇为满意，当然不是像天使那样心安理得，而是作为人所能感到的心安理得。我将在此解释这句话，即我讲话时也心中无数，也在疑问和探求，至于答案，只希望从大家共同的、正当的信仰中获得。因此我绝不教导人，我只是讲述。

真正的罪恶是伤害人的，是受公正舆论的指责的；罪恶是丑陋和可憎的，因此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像有人明知道是罪恶而不憎恨它。恶意大多分泌出毒液，且被自身分泌的毒液消蚀；罪恶却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如同身体里的一处溃疡，不断绽破和流血。理智能化解其他的烦愁和痛苦，会生出悔恨，悔恨比其他烦恼和痛苦更沉重，它发自内心，正如人在发烧时感觉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的冷和热更难受。我认为的罪恶（每个人都有自己衡量善恶的标准），不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还包括公众舆论所谴责的，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的谬论，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构成了罪恶。

我们做了好事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会感到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的灵魂也许能感到有恃无恐，但那种怡然自得、称心满意的感觉，它是永远体会不到的。能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败坏的世风的传染，能对自己说：“即使一直审视到





我的灵魂深处,也不会发现我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我从未造成任何人的痛苦和破产,没有报复心和仇恨,没有触犯过法律,没有煽动过骚乱,从不食言;虽说世风日下,放纵或教唆人们胡作非为,但我从不侵占别人的财产,而是自食其力,不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太平时期,我从不使用别人的劳动而不付报酬。”那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这种淳朴的快乐是对善行最大的、也是最好的报偿。

把别人的赞扬作为善行的依据,这不太可靠。在当今这个腐败时代,大众的赏识是一种侮辱。你能根据谁的话来判别好坏呢?愿上帝保佑,不做我每天目睹别人描写的那种好人。“昔日的罪恶今天成了风气。”

我的某些朋友有时也坦率地批评我、责备我,他们或是主动这样做,或是在我的鼓励下这样做,我把这看成是朋友的帮助;对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这种帮助包含的情谊,超过朋友的其他帮助。我总是彬彬有礼、洗耳恭听。凭心而论,我觉得他们的责备和褒扬中有不少错误的标准。我如按他们的说法去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这种大部分时间离群索居,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内心应该有一个样式,以这个样式检查我们的行为,决定该得意,还是该自责。我有我的法庭来审判自己,我经常求助于它,而很少问别人。我不以别人的看法来制约自己,我只按我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看法。

你是否懦弱、残忍,或是否正直,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猜不透你。他们只能毫无把握地揣度你,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外表而不是你的本质。不要听他们的结论,要坚持自己的判决:应当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

有人说,悔恨连着罪恶,这话好像不适合于盘踞在我们心





里的那种罪过。我们能痛悔和改正因感情冲动而犯下的罪过，但那种扎根在意志坚定者身上的邪恶是不容易改变的。后悔是否定我们的初衷，反对我们原来的想法，叫我们无所适从。

人人都可以演戏，你可以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内心，在什么也不会被人看见的时候，依然奉公守法，这便是道德的极致了。在自己家里和日常行为中能做到这样，也接近极致。在家里是不须做作的，日常行为是不须向别人解释的。比亚斯就曾这样描绘他家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舆论时怎样行事，在家里也怎样行事。”尤利乌斯·德吕絮斯对工匠讲的话堪称良言。工匠提出，他如付三千埃居，他们便可将他的住宅造得叫邻居什么也看不见，他对工匠说：“我付你们六千埃居，请将房子造得让每个人不管从什么地方都能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阿热齐拉斯的习惯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旅途中总是投宿教堂，目的是将自己的举动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下。某人在社会上备受赞赏，而他的妻子和听差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

在我的家乡加斯科涅，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都觉得奇怪。离我的家越远，我的名气越大，声望越高。在吉耶讷，我花钱请印刷商印我的书。在别处，印刷商花钱买我的书。有人在世时隐姓匿名，死后却可以声名大振，就是这个道理。我宁可少点荣誉，我投身社会是为了从中得到乐趣，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人们怀着敬佩把一位卸职归隐的官员送到他的家门口。他丢下官职和官袍，原先升得越高，现在就跌得越低。在他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即便存在什么秩序，也必需极其敏锐才能在日常平凡的活动中看出来。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色彩沉闷晦暗的东西。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





赫的事。持家教子,金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憎,是平常事,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表里如一,是可贵的。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过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当官者难,功劳也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丰功伟绩,往往是出于功名,不是出于良心。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的品德,没有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品德那么伟大。不难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而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又会是什么样,却无法设想。如问前者,他能干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如问后者他能干什么,他会说:“按照自然规律过人的生活。”这后者是一门更具普遍意义、更合情理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精神的伟大不在于心高气盛,在于有节制,有分寸。有人从我们的内在品质来评断我们,这种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共活动中闪耀的光华,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他们无法断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无法把我们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官能与另一些令他们赞叹的本领联系起来。我们不是也认为魔鬼长得奇形怪状吗?谁又不把帖木儿想成两眉倒竖,面目狰狞,并且根据他的名字的声音想像他必定身材出奇高大呢?如果我能见到伊斯拉谟,那么我很可能以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讲话也都用格言和警句。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像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的举止和才能来想像这个院长的生活却难,因为这些人不可能从宝座上走下来过常人的生活。





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影响会做好事。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坏事。应当在一个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或把他放在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或者在他处于接近平静自然的状态时评价他。天生的性格倾向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加强,却几乎不会被改变。我年轻时见过不少人冲破与他们的天性相悖的教育,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可能把本性连根除掉,只能遮盖它,隐藏它。拉丁语可以算作我的母语,我对它比对法语更精通。虽有四十年没用拉丁文写了,但在感情极端冲动时,我从肺腑里喊出的头几句话仍是拉丁文。

那些想用新观点来审查当今社会风气的人,只能改造社会的表面弊病,其本质上的罪恶,不说他们在使之扩大和增加,至少是让它原封不动。担心罪恶会扩大和增加是有理由的,人们停留于外表的、随意的改良,往往会放弃其他善举。人们放过了那些本质性的、内在的罪恶。看一看我们的经验:每个人——如果他审视自己——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同教育及与它相抵触的激情风暴作斗争。我很少感到自己受阵阵骚动的干扰,我几乎总是处于一种习惯的状态,使我的灵魂总是游荡在很近的地方。

我的放纵不会把我带得很远。我身上不会发生极端和怪异的举动,却会发生猛烈而有益的思想变化。

真正该谴责的——人类行动中常见的——是人们的堕落思想。改邪归正的思想被他们糟蹋了,惩罚的方式是病态的,与犯罪相差无几。有些人,因为与罪恶有本质上的联系,罪恶成了积年的习惯,他们已感觉不到它的丑陋。另一些人为自己的罪过内疚,但负疚感常被乐趣抵消,于是他们容忍罪过,并且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沉湎于其中。那种为了一点微小的快乐而犯了大





罪的情况或许是可以想像的。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功利与诚实的关系一样。不仅像顺手牵羊这类偶尔为之、不构成罪恶的行为是这样,而且像眠花宿柳这样真正称得上罪过的行为也是这样。因为诱惑强烈,有时无法抗拒。

那天我在阿马尼亚克一位亲戚那里见到一个农民,人人叫他“窃贼”。他是这样讲述他的身世的:他从小就以乞讨为生,他感到靠双手劳动挣面包怎么也摆脱不了贫穷,于是当了小偷。他在偷窃中度过了青年时期,一直平安无事,他收获别人地里的谷物,他行窃之地离他家很远,偷的量又大,人们很难想像一个人一夜间能用肩膀挑回那么多东西。他注意分散和平摊他造成的损害,使每个人的损失不致太大。现在他上了年纪,作为一个农民,他算得上是富翁了,当然是靠过去的偷窃勾当富起来的。

为了和上帝和解,他自称现在每天忙于为被他偷过的人的后代做好事,如果他做不完,就让他的继承人去完成,按他给每个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他讲的不管是真是假,说明他视偷窃为不正当行为,并且痛恨它,他的悔过形式简单朴实,他的过错被抵销和补偿后,他便不后悔了。

我保持完整的自我。我的行动没有一桩需要躲避理智,我每做一件事几乎都得到身上各个部分的赞同,没有内部的分裂和骚乱。我自己的判断力决定对与错、褒与贬,一旦它认定,便一直坚持。从我有判断能力开始:同样的倾向,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力量。

有些罪过来势很迅猛,我们暂且不谈。另一些罪过是经过多次内心斗争又多次重犯的,或者是性格造成的,甚至已变成了职业和营生。这种罪过在一个人的心里植根这么久,怎么可能不得到他的理智和良心的允许和赞同呢?他所吹嘘的悔恨,实在令人难以想像。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人走近神的塑像领





受谕示时，便有了一副新的灵魂。”对这种看法我不大赞同，除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在领受神示时，他的灵魂必须与他固有的不一样，必须是新的，是为这一特定时刻而准备的。因为他原有的灵魂太不纯洁，太不干净，不适合这一神圣的仪式。

我可能希望自己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对自己不满意，并且祈求上帝将我脱胎换骨，改变我天性的软弱。这种心情似乎不能称为后悔；遗憾自己生来不是天使，不是卡图，也不能叫作后悔。我的行为有其准则，并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我已尽我所能，而对无能为力的事谈不上后悔和内疚。天分比我高、人品比我端正的人不计其数，我无法因此而改善我的天分和人品，正如我的肢体和精神不会因为想像他人的强健而变得更强健一样。如想像和渴望更高尚的行为会产生对自己的行为的悔恨，那么我们连最纯洁的举动也该后悔，因为我们明知比我们优秀的人把它们做得更完美、更得体。当我用老年的眼光检查我年轻时的行为时，我做了我的能力范围内的事。毫不自夸地说，只要情况不变，我会一如既往。这不是一个污点，是我为人的基本色彩。我不知那种肤浅的、平庸的、做给人看的悔恨为何物，我认为的悔恨必须打动我的身心，使我撕心裂肺般痛苦，如同上帝审视着我一样。

谈到经商，因管理不当，我失去多次成功的机会。但是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是根据实际的情况而采取的。我觉得，我过去所做的决断是明智的，即便一千年后，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还会这样做。

我如果遭了厄运，只怨自己，不怨别人。除了礼节性的谦让，除了我需要向别人了解事实，我很少采纳别人的意见。在那些只需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的事情上，别人的道理能给我提供依据，却不能使我改变初衷。我礼貌地倾听别人讲述道理，但我只





相信自己的道理。。

当事情已经过去,不管是好是坏,我很少追悔。过去了的事已进入宇宙的流程,进入斯多葛思想的因果循环,你的愿望、想像不能变动其分毫,万物的整个秩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颠倒。

我憎恨年龄带来的那种偶然的后悔。古人说,感谢年龄的增长使人摆脱了情欲的骚扰。这种看法与我的差不多。我永远不会感激无能给我的好处。“上帝不会如此仇视自己创造的作品,以至把软弱无能列入最美好的事物。”人到老年,欲望变得淡泊,一种彻底的厌恶感攫取了我们的灵魂。然而这与自觉性没有任何关系,老年的抑郁寡合与羸弱无力给我们打上了懦弱和病态的印记。我们不当过分受身体自然衰退的影响,让判断力也跟着退化。过去,青春和欢乐并没有妨碍我在情欲里看到罪恶的影子,现在随老年而来的厌倦也不妨碍我在罪恶里看到情欲的影子。如今我虽身在其外,如过去身在其中一样看待情欲。当我猛力地、用心地摆脱它时,我发现,理智并不比我在比较放荡的年代更坚强,随着年事增高,它可能还有所弱化。现在,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理智不让我卷入寻欢作乐。





2. 谈交往

人的主要本质是善于适应各种习惯和环境。将自己固定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需要,这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多才多艺、灵活应变的人是最有修养的人。

如果让我按我的方法培养自己,那么我不愿固定在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好,为的是不让自己依赖于它。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一味迁就自己,被自己的喜好牢牢束缚,到了不能偏离,不能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朋友,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

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很难摆脱性格的羁绊。我的头脑经常闲不住,除非它强制自己。我用脑时神经总是绷得很紧,整个投入。不管给它一个多小的题目,我的头脑总是把这个题目扩大、伸展到需要它全力以赴的程度。不动脑筋对于我是一种折磨,会损害我的健康。大多数人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使它活动起来。“通过活动驱除无所事事的恶习,”而我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是为了使它平静下来,作短暂的休憩。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对于我,读书是一种把我从对自身的研究中分散出来的活动。一有思想闪现,我

